

# 苦戀

白 樸 原著 葉洪生 主編



草原  
文庫②

原著／白樺

主編／葉洪生

策劃／劉印田

# 白樺的苦戀世界

⑫人生如蜜／詩情畫意①（散文）

定價80元

⑬有情歲月／詩情畫意②（散文）

定價80元

究 必 印 翻 有 所 權 版

白樺的苦戀世界

〔草原文庫②〕

作  
者：白

樺

主  
編：葉 洪 生

策  
劃：劉 印 田

發  
行  
人：劉 華

發  
行  
者：采風出版社

地  
址：台北市金華街二〇七號之一

郵政劃撥：一三七〇一七八八直接向本社劃撥叢書九折優待▼

印  
刷  
所：協明文具印刷有限公司

電  
話：三〇五一四九七九

法律顧問：朱錦章法律事務所

地址：台北市開封街一段七十九號二樓

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一九七七號

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二月出版

中華民國七十一  
年十月三版

定價  
120  
元

▲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敬請寄回本社更換▼

# 白樺的苦戀世界

## 目錄

### 白樺簡介

白樺的「苦戀」世界／葉洪生  
一株昂揚的大樹／劉印田

### 照片

### 風／詩

### 珍珠／詩

### 船／詩

春天對我如此厚愛／散文

### 一束信札／短篇小說

銀杏村的早晨／短篇小說

「聽櫓居」感衰記／短篇小說

啊！古老的航道／中篇小說

九 齒 公 三 言 三 二 五 三

• 界世懲苦的導白 •

沒有突破就沒有文學／「作協」發言稿

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／雜文

「向前看」的故事／電視劇本

苦戀／電影文學劇本

### 附錄

評「苦戀」／趙滋善

# 白樺簡介

本社

白樺原名陳佑華，河南信陽人，生於一九三〇年，與陳佐華（筆名葉楠，劇作家）是孿生兄弟。一九四五年白樺從漢川初中畢業，考入信陽師範學校藝術科習畫。

白樺自幼愛好文學；一九四六年首度發表詩作於「中州日報」。翌年組「人民文藝社」，出版油印刊物「人民」，思想逐漸左傾。旋投入中共「中原野戰軍」四縱隊十三旅，擔任宣傳工作。此後他隨軍轉戰各地，於一九五二年調升中共「昆明軍區」創作組長，開始專業寫作。

在這段時期，白樺先後出版過詩集「金沙江的懷念」、「熱芭人之歌」，小說「邊疆的聲音」、「獵人姑娘」和「山間鈴響馬幫來」（後改編成電影劇本）等作品。一九五七年，白樺因大膽敢言而被劃成「右派份子」，下放到上海「八一電影機械廠」當鉗工；直到一九六一年底才獲准改調「海燕電影製片廠」任編劇。在此

他認識了電影演員王蓓，兩人由相愛而結合；並陸續寫了話劇劇本「紅杜鵑，紫杜鵑」及電影劇本「李白與杜甫」。

一九六四年，白樺重新入伍，任中共「武漢軍區」話劇團編劇。不久因「四清運動」和「文化大革命」相繼爆發，而輟筆達十三年之久；迄至「四人幫」垮台，他才復任原職，並以新的姿態，活躍於大陸文壇。

近三年是白樺創作的巔峯時期，他先後完成的作品有：劇本「曙光」、「苦戀」、「孔雀公主」、「小磨飛轉」、「芳草青青」、「今夜星光燦爛」、「向前看的故事」；小說「媽媽啊！媽媽」、「啊！古老的航道」、「聽橋居感哀記」、「銀杏村的早晨」、「一束信札」及詩集「晚歌與歡歌」等。

但由於「苦戀」拍成電影後改名「太陽和人」；在內部試映時被中共認為是反毛、反黨、反社會主義的「大毒草」，因而遭到禁映及公開批判的命運。

## 白樺的「苦戀」世界

葉洪生

這本白樺作品精選集，是我近年來繼編纂「九州生氣恃風雷」（大陸覺醒文學）、「中國往何處去」（大陸思想論叢）之後的第三度嘗試。

去年，白樺因電影劇本「苦戀」受到中共清算而轟動海內外，成為晚近最知名的大陸作家。白樺以其不畏強禦、膽勇絕倫的精神，為歷史、為時代作了活生生的見證，激起了中華兒女廣大的迴響，紛表支持與聲援。由是白樺感極而泣，在風雨中含淚吐露「春天對我如此厚愛」的心聲。

但曾幾何時，大陸忽又傳出自白樺已「認錯」的消息。是耶？非耶？豈紅樓所謂：「假作真時真亦假，無為有處有還無！」乃中共刻意製造出之「太虛幻境」乎？吾人對此一「戲劇性的轉變」，似不必多作揣測，最好讓白樺晚近衆多的作品自己來表白。

然而，除了「苦戀」是廣為讀者所知以外，白樺其他作品為臺灣報刊轉載的却並不多。客觀來說，「苦戀」所描寫的僅只是大陸現實社會的一個面相而已；若缺乏有系統地介紹白樺其它的代表作，則非惟「以偏概全」，將很難完整地勾勒出今天大陸苦難的縮影；就是對白樺本人來說，也不公平。因此，為使國人充分認識白樺所代表的「大陸知識份子的良心」及其文藝創作全貌，遂引起我籌編「白樺的『苦戀』世界」這本文集的動機。

大體而言，白樺自一九七八年以來，創作甚豐；其作品的涵蓋面極廣，包括了詩歌、散文、論述、小說（中、短篇）、劇本（話劇、電視劇、電影文學）等等。就手頭所蒐集到的白樺作品來看：

—— 詩歌有「船」、「風」、「珍珠」、「春潮在望」、「陽光，誰也不能壟斷」。

—— 散文及論述有「春天對我如此厚愛」、「沒有突破就沒有文學」（即「作協」發言稿）、「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」、「時代在呼喚作家」、「我們創作的基本點」、「文藝的社會功能——五人談」。

——短篇小說有「一來信札」、「我江落葉」、「銀杏村的早晨」、「聽樓居感衰記」。

——中篇小說有「啊！古老的航道」、「媽媽呀！媽媽」。

——話劇劇本有「曙光」、「今夜星光燦爛。」

——電視劇本有「向前看的故事」。

——電影劇本有「苦戀」（即「太陽和人」）、「孔雀公主」、「芳草青青」等。

總計字數在六十萬言以上，決非一本集子所能容納；而要含英咀華，擇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，加以精編。

是故，作為一個編輯者，我的取捨標準是：篇幅太長或是政治意味太濃的作品，一概刪除。如中篇小說「媽媽呀！媽媽」長達十萬字，雖然其藝術極高，堪稱是白楊最好的一篇小說，但也不得不忍痛割愛；另如話劇「曙光」（描寫中共元帥賀龍事蹟）和「今夜星光燦爛」（描寫中共「淮海戰役」——即徐蚌會戰），並非寫實之作，均不選入。

在電影文學劇本中，無疑是以「苦戀」所引起的爭議與震撼最大，且為白桺作品中的靈魂；因而「芳草青青」雖同遭批判，但以篇幅所限，只好和「孔雀公主」（借古諷今的神話故事）一齊歸於「備用」之列。俟諸異日得暇「續編」時，再與「媽媽呀！媽媽」等文合輯刊行。

個人始終認為，海峽兩岸同胞經過了卅多年的隔絕，在無形中彼此的疏離感日益加深。尤其是大陸在中共的統治下，口號、教條滿天飛，「政治掛帥」的陰影無所不在；人民生活其間，習於故常，開口閉口均是「紅色術語」，用的亦為簡體漢字，實非外界一般所能了解。這就使避秦海島的中華兒女，除了在地理形勢上和大陸有著「天然之隔」以外，復加上一重思想溝通上的「人為之隔」。竊念前者以歷史宏觀的眼光來看，「分久必合」不難解決；而後者之「隔」若不早為之計，設法打破，恐將造成臺灣自臺灣、大陸自大陸，只有彼此疏離、隔閡，而同胞愛、民族心却逐漸淡薄的一種局面。長遠以觀，決非國家之福！

職是之故，近年來個人嘗思從大陸文藝方面有所突破，廣泛推介其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及作品；並針對其文字、用語上的「隔」，儘量作必要的註釋與說明；期使讀

者能越過這些「文字障」，而對大陸社會種種有一整合的認識。美中不足的是，「苦戀」劇本的前身是長篇敘事詩「路在他的脚下延伸」，主要是以大陸畫家黃永玉在「文革」中的悲慘遭遇為藍本；而我頗愧未能找到原詩，深感抱憾之至。於此可見，一二有心人的努力委實有限，仍有待於海內外關懷大陸的人士共同努力，發掘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以饗國人。

在近世日本文學中，曾有武者小路實篤、志賀直哉和有島武郎等著名作家，組成「白桺派」；他們標榜新理想主義，以人道為本質，無技巧為形式，在廿世紀初期成為日本文學主流，大放異彩，影響迄今未衰。而中國的白桺在今日大陸高舉「新寫實主義」的大纛，亦以人道為不可磨滅的生命意義與價值，竭力鼓吹，不惜殉身；從而激起無數的作家，奮其道德勇氣，互伸援手，為民請命。

因此我們可以說，白桺不是一個人，而是中國「白桺派」的代表者！由他的作品中所傳達出的訊息，恰恰預示出中國絕大多數知識份子在「赤地之戀」後的必然結局，那就是……覺醒！而這樣的覺醒者亦一如所云：「不是一個兩個、幾百幾千，而是千千萬萬！」

我很欣慰，能將白桦的近作整理出來與國內的讀者分享；也希望這是一系列介紹「白桦派」作品的開始，而非結束。是為序。

# 一株昂揚的大樹

劉印田

讀白樺的作品，心底宛如捧着一顆浸血而又淒愴的臉。一條裹自傳統情愫的民族臍帶，把我沸騰的思潮，繫在傷痕烙血的海棠脈脾裏，牽縈、望鄉。

近百年來，中國人的苦難是罄筆難書的，尤其是經歷三十餘載赤獄沉淪，更使貧病交困的故土，備受屈辱與煎熬。漫漫長夜中，唯一能讓炎黃世胄抱持希望的，是不屈不撓、愈挫彌堅的民族正氣，憑着這一股強韌不拔的民族自信心，中華兒女粉碎過每一次侵略者的狂妄野心，在每一度風雨同舟的奮鬥長程中，挺屹如山。

如今，風雲際動、時勢匯合，覺醒的民主浪潮，即將在一「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」的赤誠感召下，團結起齊一的鐵血意志，把人性的光輝耀暖神州，以慈藹親民的祖國之愛，來溶化霜冷冰結的鐵幕之冬。

寫下此文，僅象徵着自由祖國的知識份子，面對海峽、面對歷史，面對無可旁

· 界世懲苦的擇白 ·

貨的時代責任，所決然激起的共鳴心聲。當此革命再造，北伐再統一的反攻前夕，我們樂於和陷身赤獄的千百萬反共鬪士們，相勉砥勵。我們至信「得民者昌、暴政必亡」的民主箴言，必然會在全中國人民實踐道德勇氣的壯闊步伐中，拓展光明，重建一個自由、平等、博愛的三民主義新中國。

吾子如予「赤手空拳作事」，「生平一舉足而萬物皆仰伏於前中，無不有也」，真不勝不快。欲將這種精神傳之永遠，請參照「照耀林深點燃新日暉」，中華以大英明文明世界之，勿忘此志。而對吾輩中，即「此等真美善者」，應當有更進一步的，中國人社會主義之發揚光大。因為天地歷三十餘萬年無蒼鶻，文明之興衰，地為導師的溫厚，發揚發揚於此等真美善者矣。榮幸，榮幸。

斯時朝夕念君，心久悲吟歌一首，光為酒又醉也。謹此致意於赤手空拳作事者。

## —— 許昌誠的大樹

樓中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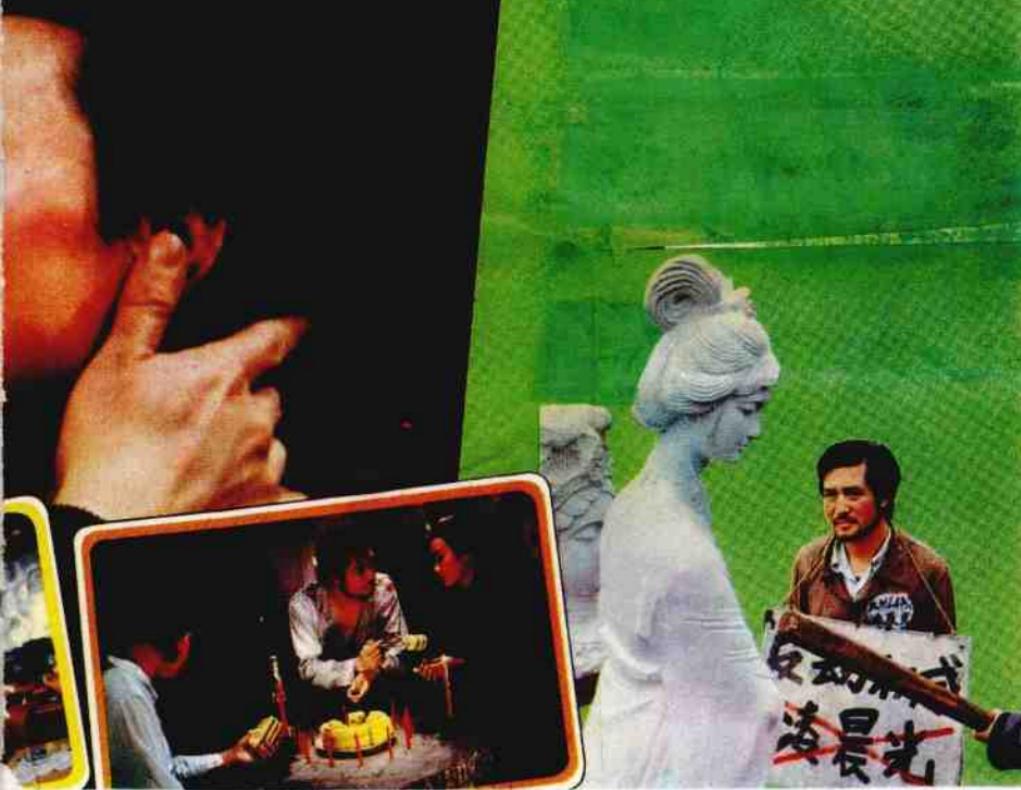
「文革」前白樺攝於書齋。



白樺近照。左為其孿生兄長葉楠。



# 苦戀

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